

# 我退出聯合國與今後外交動向

陳紹賢

聯大通過阿索排我納匪，舉世崇尚正義的輿論認為聯合國自毀憲章，難免招致滅亡。對於我國退出的宣告，表達同情尊敬的呼聲，也已遍聞於寰宇。足見公理自在人心，得道將獲多助。我能把握此種情勢，針對國際變局，重整外交陣容，推行總體戰略，則拯救大陸同胞的國策，必有實現之一日。目前所受友邦權術的傷害，世局變化的折磨，該都是圖強復興的教訓。

## 壹 美國權術與毛共陰謀

阿爾巴尼亞等「排我納匪」案經聯大的通過，顯示了美國的權術外交開始失敗，毛共的統戰陰謀初步成功。

尼克森對華政策的權術構想，早見於三年前他競選總統時的言論。他當選之後，獲得被稱為現代馬基亞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之贊動，制定了一套與毛共達成「正常關係」的政策步驟，而造成「兩個中國」為其目標。自實施以來，最顯著的一步，就是今年七月十五日美、毛雙方宣告，尼克森將於明年五月前訪問北平。

美國此一舉措，壯大了毛共的對外聲勢，助長了阿國提案中之違憲要求，而加入予匪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一項。且在表決阿案的前夕，季辛吉再度在北平與周恩來密談。儘管白宮發言人齊格勒（Ronald Ziegler）聲明，季氏此行與「中國代表權」案無關，但事實證明了他的此行，對於美國的變相重要問題案之失敗，是個主要的因素。

美國提該案之外，也提出複合雙重代表權案。兩案的矛盾，顯為其兩面外交的權術運用。同時，它一面要求友邦予以支持，一面再派季氏訪周解釋。此種立場不穩，態度曖昧的權術，徒增友邦的懷疑。因而團結不固，為敵所乘，歸於敗績。

美、毛間此一回合分曉之後，繼起的一個回合，將見於尼、周會談的結果了。

十月廿二日，尼克森向共和黨全國婦女協會說：「我去北平和莫斯科訪

我退出聯合國與今後外交動向

問，對解決各國間存在的重要問題，不存幻想。甚至與他們的領袖們舉行一連串會議，也不能解決。」廿五日，他對全國廣播，重申此意，并告美國人民對其未來的訪問，不要存有「不合實際的期望」。他的這些低調的話，其對毛共而言，可能由於兩種原因：

一、季辛吉首次訪北平之後，周恩來曾先後對在北平訪問的美國關心亞洲事務學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學生團、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James Reston）和南斯拉夫記者真柯維克（Dara Jankeovic）發表的談話，其中涉及有關將與尼克森談判的，如所謂美國應退出中南半島；承認毛共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軍撤出台灣和台海；美軍撤離南韓；韓國問題由南北韓談判解決；美國放棄庇護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等等。這些都是極端狂妄的要求。美國除了向它投降，還有什麼可以談判！

二、尼克森近已瞭解，毛共內部奪權鬥爭更加惡化，周恩來的勢力雖見抬頭，但未穩定。在這些情況下，與之會談，縱有一些協議，也會隨時變化。

可是尼克森格於國內外的情勢，又非往訪不可。這種自作自受的尷尬局面，也表明了美國的權術外交受制於毛共的統戰陰謀。——尼氏宣告訪問北平，已取得美國左傾份子的喝采。他為其明秋的政治收穫，不能不討好他們。但是，這種左傾勢力乃毛共的統戰計劃所培成。較為明顯的，就是金錢的供應和思想的麻醉。聯邦調查局的這類情報，當為尼氏所稔悉。

尼克森明知未來北平之行無裨於和平，且會適得其反，但仍口是心非，自相矛盾，這不是其權術外交破綻所使然嗎？

## 貳 世界面臨的變局

尼克森所稱爲「老友」的中華民國，在他的權術外交政策下，已迫得爲維護聯合國憲章，及反對聯大的非法表決，而宣佈退出聯合國了。

匝月以來，舉世非共國家的輿論，幾乎一致抗議聯大的這種決議。美國國會與民間對於阿案之得逞，尤爲憤慨。參議院且已通過剔除援外法案中一項關於廢除一九五五年台海授權案的外交委員會決議案，以示美國信守對華條約承諾的決心。又通過終止廿九億美元的援外法案，雖屬不分皂白，有欠公允，但也誠如提案所云，爲報復不守信諾的受援國家。——意指在中國代表權案投票時，對美國背信的國家。

凡此正義公道的呼聲和行動，固然是對我退出聯合國作同情與敬重的表示，也有進一步的慮及聯大排我納匪的後果，勢將破壞亞洲的權力均衡，而演成世界紛亂的危局。

美國參議員塞蒙德(Strom Thurmond)在參議院院會中說，北平政權進入聯合國，將使該國際組織屈服於共黨控制之下。如果美國不能支持它的盟友，則數年之內，二次大戰後共黨得勢的情態將見重臨。(註一)這是表達了一般的看法和憂慮。

塞蒙德的這種憂慮，很不幸的，現已見其端倪了。最近毛共在香港向其外圍組織頒發的「時事學習」文件中，強調它進入聯合國後，對「打敗美國侵略者」的策略不變；它將結合各中小國家，使國際力量發生變化。十一月十日，周恩來在北平的高棉爲政權紀念會中宣稱：「逐漸增加的中小國家已團結在各種途徑上，進行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顛覆、控制、干預和恐嚇。」在毛共這種煽動之下，中東某些阿拉伯國家和非洲若干國家正在醞釀援阿案的惡例，分別排除以色列和南非。果成事實，則世局的惡化將益嚴重。

最近美國參議員布洛克(Edward Brooke)發表一篇支持尼克森外交措施的文章。他認爲尼氏的現實政策是爲適應變動中的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國際權力的分界，殖民主義的消逝，核子時代的產生和戰略的根本改革，使得美國正在從事「深遠的外交革命」(A Profound diplomatic revolution)；如果尼氏最近採取的那些行動發生效果，則這個世界會向和平進步的新時代邁進。(註二)這種以變應變的理論，似乎太偏於主觀的樂觀了。

事實上，美國的媚匪政策演成聯合國的排我納匪，因而可能引起的變局，就是亞洲權力均衡的破壞，世界和平之不保。這種趨勢顯然與美國求變的目的相違。

## 參 我國的國際處境

對於我國退出聯合國，國內的反應大別有二：一是認爲今後我國在國際政治上可能孤立，在對外貿易上可能萎縮；另一種是認爲從此擺脫廿二年來爲維護聯合國席位而承擔的精神和物質重負，今後得集中人力財力，用於國家建設，以充實國力。這兩種看法似乎各有所偏。

就政治和經濟上看，今後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將決定於敵我形勢的消長。敵人要從政治、經濟各方面來削弱我們，扼殺我們，這是我們可能面臨的客觀情勢。我們能莊敬自強，造成國際間有利於我的政治、經濟條件，就會消除那種客觀的情勢。

在今後短期內，承認毛記政權的可能還有，但是到了它們發覺被毛共滲透的危險時，就會轉而認識我國才是它們的真正友邦。在一九六六至六九年間，突尼西亞、迦納、印尼和模里西斯都有過這種轉變的事實——發現毛共的顛覆企圖，對之中止外交關係，或停止「建交」談判，而與我國增進技術合作或貿易關係。目前親匪、媚匪或怕匪的國家，遲早會有這種覺悟的。

喬冠華在聯大首次發言所表現的野蠻與狂妄，已引起各國的驚異。這種事實可能促使它們早日覺悟，而認清敵友。展望前途，我國是不會孤立的。從國際貿易看，毛共以對外輸出的所得，作爲對外滲透、顛覆的資本。甚至大量運銷毒品，以毒化民主國家的社會。這種基於政治陰謀的貿易行爲，必然是要失敗的。到底經濟萎縮的將是他們。

承認毛共的國家，我國仍與之繼續貿易。有些國家，像加拿大和英國與我國的貿易量反較以前增加。這種趨勢會有擴大的影響。只要我們更加努力，我國的國際經濟處境，是可樂觀的。

從台海地區的安全看，台澎和外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并不因我國退出聯合國而改變。中美訂有共同防禦條約，我們并不因此有一條約，而以台海的安全倚賴於美國。事實上，美國堅認它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所以它對於西太平洋上這個重要戰略基地的台灣，不能不負協防的責任。除非它要退到以

夏威夷和阿留申羣島爲第一防線，而暴露其西海岸爲戰場，它不會忽視台灣的防務。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早先通過的建議廢除一九五五年的台海授權決議案，此次受到多數參議員的排斥，可見排我納匪陰謀的實現，警醒了許多參議員。該授權決議案的重要，因其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有力支柱。該條約第五條規定：「對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的安全，將各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其共同的危險。」假如美國國會對總統擬採取的行動，以「憲法程序」爲詞，加以延宕或阻撓，則不能適時「對付共同的危險」。有此授權決議案的存在，總統的採取行動，就不會受此牽制。

廿二年來，金馬的防禦已是固若金湯。美國第七艦隊的台海巡邏，早已名存實亡。它留在台灣的八千餘軍事人員，大都是爲照應越戰的後勤，也將陸續調回。我國國防設施的強化，已足固守外島，確保台、澎。美國的協防，實際上也是爲它自身的安全。

所以，從軍事上看，我國的國際處境也可樂觀。

## 肆 今後外交動向

我們處此變局，求致自強復興，內政改革當然是目前的首要。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與國家對外政治、經濟、軍事等的關係，都很密切。我國今後的外交設施，對於加強雙邊合作及肆應多邊關係，都已是確定的政策。惟其邁進的方向，有須集思廣益的研討。

先論雙邊外交。

注重雙邊外交，須以亞太國家爲主要對象。這不只是出諸地緣政治的觀念，而且是基於實際利害的關係。

目前亞太各國都有防禦毛共侵略的意識，但因地理形勢，經濟利害，內政因素，以及受顛覆威脅的程度不同，所以這種意識表現於行動的，也就有差別了。

日本政府因受媚共的黨派——社會黨、公明黨和民社黨及自民黨內的反主流派之壓迫，佐藤首相雖屢次表明日本應信守中日和約，但他也已在試探與毛共談判「建交」。最近他授意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祕密致函周恩來，要求

與之會商日、毛「建交」問題。十一月十一日，周恩來發表此項函件，指斥其爲「一種騙術」，並聲明「佐藤等都不是談判的對手」。日本當局這種自招打擊，以致加深內部分裂的危機，實由於立場不堅，受貪圖眼前私利的商人和政客之影響，而忘却毛共對日的顛覆陰謀。

韓國的反共意志堅強，與我國的各種合作都很密切。他們爲應付目前的國際環境，曾與北韓作非官方的接觸。毛共要求美軍撤離韓國，並發出南北韓統一的主張，都是串通北韓的詭計，以消滅韓國爲目的，韓國朝野早已有所警覺。在平壤未放棄南侵野心之前，漢城無論以何種方式與之交往，無非是心戰的作用罷。

菲律賓與我國友好合作無間，且在增進經濟關係中。同時它一面防制毛共的滲透顛覆活動，一面尋求與之「改善關係」。聯大排我納匪之後，馬可仕總統曾公開地說：在非國內存有一種受共黨支持的顛覆組織之威脅，這種組織的頭子們是在中國大陸受過訓練的，所以非國在準備防衛，以抵抗外來的侵略（註三）。像這樣對內反共，對外謀與妥協的做法，已是若干亞洲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取的政策立場。

泰國的反共志向來堅定。但近年來外長譚納常發表親共言論。今年十月間，他有巴黎和羅馬之行，回抵曼谷後，對記者說：「我們已收到約兩年前向中共提出舉行會談建議的答復。雙方已經由第三者進行接觸，作爲會談的前奏。」（註四）同月十三日，泰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共已經由第三國表示願與泰國舉行正式會談。（註五）

這些宣告才過幾天，十七日泰國發生和平政變，譚納即日去職。由於他僥倖發表的聲明和他所領導的革命團發出的公告，顯見政變的主因爲整肅內奸，以防制毛共的顛覆活動。他僥倖舉不只挽回了泰國的危機，且能提高某些亞洲國家的警覺，而嚴防毛共的統戰行動。

越南因受毛共支持的北越直接侵略，其反共行動最爲積極。它與我國利害關係密切，我須增強與之展開各種合作。

對於與我國利害相同的國家，我應如何謀求與之加強合作，以抵抗共同的敵人？對於與我目前的利害不同，而將來安危可能一致的國家，如何促其放棄目前的苟安，改圖長久的和平與安全？凡此都是很複雜很艱鉅的工作，但都是我國今後外交的重要動向。外交與內政切實配合，戮力以赴，無論效

果大小，對轉移世局都有影響。

美國既是一個太平洋國家，這裏就須提到今後我國對美的外交動向。

尼克森改變美國對華政策，而導致聯大排我納匪，其對我國損害之嚴重，絕非羅吉斯的「深感遺憾」所能補救於萬一。最低限度，他們對其迭次聲明信守中美條約的承諾，必須以行動來表明。如加強台海的協防，增進對華科學、技術、工礦、造船、交通、通訊等的投資，發展經濟和文化的合作，這些都是今後我們對美外交必須促其實現的。

華府的對外政策每受民意的影響。今後我們對美國民外交，應研究改變方法，力求開展實施。今當美國人因好奇心赴中國大陸旅行的漸多，除共黨同路人外，我們都可歡迎他們前來遊歷，讓他們對雙方的社會情況和民間生活，都可比較，有所瞭解，使美國親共的大眾傳播，失掉其欺騙報導的作用。

最近周恩來對於在中國大陸的美國遊客可以攝影一事，像煞有介事地向訪問的美國學生反覆宣傳，似為炫示其為民主的開放作風。假如聽者是到過中華民國的，就會啞然失笑了。

#### 次談多邊外交。

今後我國的多邊外交，應以保持參加國際專門機構，為其主要的動向，特別是為求展開與各國的經濟、金融、科學、通訊、交通、衛生等關係，更須極力堅守在這些機構的席位。

現在與聯合國有關的專門機構共十五種。除糧農組織（FAO）我不參加，對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我向來只派觀察員外，我國已參加的是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衛生組織（WHO），聯教科文組織（UNESCO），萬國郵政聯盟（UPU），國際電信聯合會（ITU），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世界氣象組織（WM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協會（IDA），國際銀公司（IFC），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IGMCO）和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聯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這三個機構的理事會都備有親共國家的威脅，先後通過了排除我國的會籍。我國以其未經各該組織的大會決定，不予承認，並採取對抗的步驟，將於明年各該組織舉行大會時，根據法理力爭。

現在已知道的：國際電信同盟和世界衛生組織都預備於明年五月間舉行

的大會中討論「中國會籍」問題；世界氣象組織則擬用郵遞表決方式，取得它的一百三十六個會員國對此問題的正反意見。對於已預定採取行動的組織及那些未作任何預定的組織，我們須分別情形，權衡輕重，進行有計劃的保衛戰。當前最緊要的是確保我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會籍。這兩個機構的組織法都規定對於排除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會籍，必須取決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股權票數。美國在這兩個機構分別擁有百分之廿一點九四和百分之廿五點二八的股權票數。如果美國對這兩個機構的排我案都予反對，該兩案就被否決。

華府曾自動向我國表明將支持我在各專門機構的席位。這須待事實的證明。只就上述基金會和國際銀行看來，美國的有效支持，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這一切最可靠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努力。

另有未列入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範圍，而由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主持的四個機構，其中之國際砂糖組織與我國的關係密切。最近該組織的理事會在倫敦舉行會議時，我國代表擊敗了各種挑戰，保持我國的席位。這是一個自我努力收效的例證。

在此種自我努力中，當前須排除的一種障礙，就是日本所採取的中立態度。日外務省已通令其駐各專門機構的代表於舉行「中國會籍案」投票時，一律棄權。此項決定對我有損害，對日本無利益，我們須敦勸他們改變態度。致力於確保我在各專門機構的地位，是為維持多邊關係的各種據點，其目的在於發展對外的各種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今後實施總體外交，須以經濟外交為中心，各種外交動向由此為出發點，以發揮總體作戰的功能，達成復興與雪恥的任務。

六十年十一月廿五日完稿

註一 Sen. Thurmond's Speech in the Senate, Nov. 3, 1971, Washington Nov. 5, CNA

註二 Pragmatism and Prophecy in President Nixon's Foreign Policy, by E. W. Brooke, News Backgrounder, USIS Taipei, Oct. 29, 1971

註三 Marcos Spoke at the Manila Overseas Club, Nov. 19, 1971 AP

註四 Bangkok, Nov. 5, 1971, AP

註五 Ditto, Nov. 13, 1971.